

獨異化可以解讀為個體生活的單子化，它的一個主要表現，是社會審美意識的變遷。在獨異性社會，傳統的美學標準被顛覆……這種獨異性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形式，但無法改變人的本質。最終決定個體生活形式的是文化內涵，而不是生活形式決定人的內涵。

黃鳳祝

社會衝突路線的變遷

被超越，這一現象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引發了深刻的變革。憑藉這部著作，萊克維茨獲得二〇一九年度德國學術研究最高獎項萊布尼茨獎，獎金總額二百五十萬歐元。

數字化與獨異性社會的形成

隨着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西方社會在許多領域呈現出碎片化的趨勢：中產階層不斷裂變，傳統政黨走向衰落，一般政治被特殊政治所取代；在文化領域，通用標準逐漸弱化，價值取向日益多元和自由化。德國社會學家萊克維茨（Andreas Reckwitz，一九七〇—）認為

人類社會正處於劃時代的變革之中，即

從工業社會躍入晚期現代的「獨異性社會」。

二〇一七年，萊克維茨出版著作《獨異性社會》（Die Gesellschaft der Singularitäten），分析數字化對社會獨異化的作用機制及其後果。所謂「獨異性」，是指個體追求標新立異的認同和獨一無二的存在，普遍性標準化的社會尺度

萊克維茨的文化演進理念，受到辯證歷史觀的影響。他把人類社會的文化演進劃分為四個階段：前現代社會、市民的現代社會、工業化的現代社會和數字化的現代社會。晚期現代社會催生了社會的獨異化，事物、個人、團體皆致力於尋求獨特的存在。從前現代到獨異性社會的發展，是從簡單的低層次自我意識的社會生活到複雜的個體獨特性的社會生活。

獨異性社會的形成始於中產階層的分化。戰後，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約有百分之五十的勞動力活躍在工業領域。步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百分之七十的人口轉向服務業，傳統工業社會的結構框架受到侵蝕。進入二十一世紀，數字化加劇了服務業的裂變：以知識經濟為代表的高端服務業孕育出新興的中產階層，部分從事低端服務業的中產階層地位沉降，淪為新的底層。萊克維茨指出，在工業社會，中產階

層趨於同質化，生活水平相近，社會升遷渠道相對平等；進入後工業社會，中產階層無限分化成許多小團體，政治訴求和價值觀念更為多元。

社會結構的變遷導致社會衝突路線的改變，進而對西方的黨派政治造成衝擊。萊克維茨認為，隨着中產階層的分化，傳統的左右對立逐漸被全球主義者與社群主義者的衝突路線所覆蓋。代表新興中產階層的全球主義者在經濟政策上右傾，主張開放的市場；在社會政策上左傾，強調文化多元和個性解放。代表舊中產和新底層的社群主義者把全球化視為一種威脅，價值體系相對封閉保守，在福利政策方面左傾，在移民等社會政策方面右傾。左右界限的模糊，削弱了傳統政黨的民意基礎，代表獨特利益群體的小黨派由此獲得更多的關注與支持。

個體生活的單子化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G. W. Leibniz, 一六四六—一七一六)在《單子論》中提出，世界是由單子構成的，每個單子擁有自己的意識和獨特性。單子的獨一無二是與生俱來的，其性質不會因其他物質或環境的影響而改變。萊克維茨所謂的獨異

化，可以解讀為個體生活的單子化。在晚期現代社會，個體所追求的，不再是完美或庸常，而是獨特的異於他人的生活。

個體生活單子化的一個主要表現，是社會審美意識的變遷。在獨異性社會，傳統的美學標準被顛覆，美是任何能夠引起關注甚至震驚的獨特形式。在商品和服務產品消費市場，舊有形式已無法滿足某些民眾的需求。在工業社會，商品生產注重產品功能的獨特性，包浩斯(Bauhaus)的工業美學主張功能決定形式。獨異性社會則強調品牌設計和產品個性，功能的重要性被獨特的外觀設計所取代。

昔日個體對儀表的追求，是對化妝美容或整容等一般流行美學的模仿。在獨異性社會，刺青成為展示個體獨特性的重要美學符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明星對刺青的喜好，影響了普通民眾對身體審美的認知。普通人選擇自己喜愛的文字或符號，用刺青吸引他人的關注，彰顯自己的特立獨行。

獨異化給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帶來多重影響。在萊克維茨看來，民主空間的剝蝕是個體生活單子化的主要後果。數字化導致傳統主流媒體的衰落，個體參與媒體的方式發生變革：不同群體聚集在不同

的社交媒體空間，個體利用虛擬網絡，表現自己的獨特性，開闢自己的言論空間，同時獲取量身定制的信息，構建自己的世界觀。一個表達異議的公共交流空間是現代民主存在的基礎，社交媒體的分化與氾濫對這一空間造成不斷地侵蝕和擠壓。

在工業社會，技術是為生產商品設計的獨特手段；數字化給予消費者消費獨特產品的可能。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思潮興起之時，個體追求個性的自由表達與創造力，是從內涵和人格上追求獨特性，以獲取社會的認同。數字化主導的獨異性，以形式代替內涵，追求社會的關注，這種關注往往只是對表像的短暫留意。利用數字網絡，個人可以推送自己獨特的形象，收穫更多的關注。利用數字追蹤，個人可以在網絡中找到相似的群體，形成獨特的交流空間。利用數字三維打印機，可以生成個人獨特的文化消費品。但是，這種獨異性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形式，無法改變人的本質。最終決定個體生活形式的是文化內涵，而不是生活形式決定人的內涵。

(作者為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學博士、原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